

从《快乐影子之舞》看艾丽丝·门罗的地方意识

范跃萍

(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曲靖 655011)

【摘要】 艾丽丝·门罗是一位独具地方意识的加拿大作家，她的“地方意识”与家乡威汉姆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快乐影子之舞》这一短篇小说集中，地方意识及恋地情结构成了门罗创作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小说中关于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描绘，对动物的关爱等都是“恋地情结”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快乐影子之舞》；艾丽丝·门罗；地方意识

DOI: 10.18686/jyfzy.v2i11.31669

1、“恋地情结”与“地方”

艾丽丝·门罗是一位独具地方意识的加拿大作家，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情结，即“恋地情结”。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教授段义孚(Yi-fu Tuan)把“恋地情结”(topophilia)定义为“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1]“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2]那“地方”究竟是什么呢？段义孚对“地方”的定义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定义的：“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人们熟知的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地方是感知价值中心，可以满足生物对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生殖等的需要。”^[3]“地方”又与“家乡”紧密联系在一起。门罗的“地方意识”与她的家乡威汉姆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她于1931年7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威汉姆。“在门罗一生的创作中，威汉姆，这个具有典型的安大略地区特征的小镇，这个她度过了整个儿童年代与少女时期的偏僻之地，始终是门罗最重要的灵感之源。”^[4]门罗在威汉姆镇上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女时期，她的很多故事取材于威汉姆小镇，小镇生活在门罗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她的小说常常关注住在安大略农村的人物，探索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尽管门罗于1949年离开威汉姆镇，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土地上生活，然而，威汉姆镇一直保留在作家门罗的记忆和创作中不曾远离。因此，门罗被看作是一位地方性作家。突出的地方性是她小说的重要特点。安大略农村社会构成了门罗很多优秀短篇小说集的核心，包括《快乐影子之舞》、《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你以为你是谁？》等作品。在《快乐影子之舞》这一短篇小说集中，地方意识及恋地情结构成了门罗创作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小说中关于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描绘，对动物的关爱等都是“恋地情结”的具体体现，地方及地方意识构成了门罗创作中极其重要的概念。

2、门罗的地方意识

威汉姆镇很偏很小，但与其他安大略小镇一样，这个小小的威汉姆镇却拥有众多的教堂，分属于不同的教派：联合教堂、英国国教教堂、长老会教堂……门罗自身恰巧是她那代人中典型的安大略人：她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爱尔兰新教徒。^[4]美国圣劳伦斯教授罗伯特·撒克指出，在门罗的家乡威汉姆镇，“多数人的祖上都是从不列颠诸岛移民而来，宗教上信奉新教……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法裔的罗马天主教徒。”^[5]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之间长期存在相互敌意和猜忌，这一宗教对立在《沃克兄弟牛仔》中得到了体现。叙

事者在随父亲去乡下推销商品时意外遇到了父亲的旧情人诺拉。诺拉与父亲没有在一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宗教，诺拉一家是罗马天主教徒，而叙事者全家则是新教徒。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两大教派之间的对立和仇视依然非常普遍，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通婚是被禁止的，这也导致了父亲和诺拉之间最终以悲剧收场。宗教对立这一主题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却给读者了解20年代上半叶加拿大宗教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使读者从小镇上一个普通男子的情感故事窥见多种宗教并存给人们带来的困扰。

段义孚指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地方在人们心目中很重要，这种感觉的最终来源是养育和身份。”^[6]门罗在小说中以平淡的笔触描述了安大略省小镇和农村的自然环境，这是门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在叙述中不自觉地渗入了对故乡的深刻情感。小镇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包括休伦湖、瓦瓦娜什河、峡谷、小镇建筑和居民等构建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同时也容易唤起作者的地方意识。《沃克兄弟牛仔》中的休伦湖是村民们经常去散步的地方，是流浪汉的庇护所。《重重想象》中的瓦瓦娜什河水流汹涌，河水蜿蜒，沿岸是一片片柳树和茂密的灌木丛。叙事者和父亲在瓦瓦娜什河中设陷阱捉老鼠，且经常收获颇丰（根据《男孩女孩》的叙述可推测出，捉老鼠是为了饲养狐狸。）“地方”总是与“家”相提并论。什么是家？“它是老宅、老邻居、故乡或祖国。”^[3]小镇居民多居住在红砖房中，经过日晒雨淋房子显得破败，荒凉。《周日午后》中的居民们住在几乎一模一样的红砖房里，镇上“半数都是红砖盖的房子”。年轻的高中生阿尔瓦在甘尼特太太家做女佣，红砖房代表了阿尔瓦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渴望与向往。《去海滨》中的梅和外婆经营着一个用红砖搭建的小商店，靠售卖杂货和给路边车加油维持生计。梅的妈妈厌恶代表着贫穷落后的红砖房，执意卖掉商店到城里生活。但外婆坚守故土，宁死守着这个小商店，坚定地与外面的世界对抗。《乌得勒支的宁静》中的红砖房呈现出封闭、荒凉、贫困的外观，使叙事者的女儿感到失望和难以置信，但在叙事者眼中却是熟悉且怀念的，因为红砖房代表着叙事者童年时期和妈妈、姐姐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快乐影子之舞》中玛萨里斯小姐从红砖的平房搬到一个更小的房子，则意味着她生活日益窘迫，难以维生。与当代社会的高楼大厦相比，红砖房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住房文化，同时也代表着“地方”所赋予人们的时代身份和烙印。

“地方影响人的感知、态度和世界观，引发不同程度的美感，是人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地方的稳定与完整还有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6]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地方”的态度

也存在差异,而旧时代的农民则有着与土地距离最近的劳动形式。《亮丽家园》中,居住在老城区的富勒顿太太代表着旧时代的文化理念,主张与自然和土地亲近,贴近自然。她与其说是居住在“城区”中,不如说是居住在山林中。这是有迹可循的。根据作者的叙述,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就在山脚下,城区与自然仅仅一步之遥。房子周围是没有修剪过的树丛,或一丛丛野生的黑樱桃树和悬钩子树。老房子的“无序、扎眼、脏乱”与卡尔、伊迪斯代表着新一代农民所倡导的整洁有序形成剧烈冲突。他们强烈建议推掉老城区,去掉与自然无限贴近的花园、菜园和木头铺就的步行道,代之以现代化的宽阔的道路及标准化的房屋和购物中心。新旧观念的冲突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农民看待家园、土地的观念上的差异,而社会也正是在这一无法抗拒的必然趋势中发展起来的。富勒顿太太固执地坚守在老城区肮脏破旧的老房子里,除了因为她骨子里亲近自然和土地的观念,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富勒顿先生终有一天会回家团聚的奢望。富勒顿先生并非小镇本地人,他戏剧化地出现在富勒顿太太面前,又戏剧化地毫无征兆地仓促离开再没回来。与祖辈扎根于此的本地居民富勒顿太太不同,作为外来者的富勒顿先生,对小镇的习俗、传统、文化等复杂的人文环境没有地方认同感,他以置身世外的视角评价打量当地环境,没有建立与地方的必然联系,导致对地方的舍弃变得理所当然。“外来者表现出的喜爱之情,和他们表达出的厌恶之情类似,或许都是很肤浅的。”^[7]

门罗的地方意识还表现在小说中的成人和孩童对动物的不同态度上。“地方”有许多真实而美好的事物,不仅包括“地方”本身代表的高山河流、风俗地理和地方居民,还包括居住于此的另一类居民——动物。蕾切尔·卡森“土壤共同体”思想认为,一个交织的生命网络组成,每种生命形式都以某种方式与别的相连。^[8]成年人对包括动物的自然界的的需求源于生计的需要,他们眼中的动物是充饥的食物、御寒的衣物和生活中的宠物。

参考文献

- [1][2][7] 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6,2,95.
- [3] 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
- [4] 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3.
- [5] 罗伯特·撒克.艾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M].多伦多:迈克兰德与斯图尔德出版社,2011:44.
- [6] 宋秀葵.生命的复归:义孚的生态文艺观[J].《当代外国文学》,2013,(2):81.
- [8] 转引自吕晓菲.《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语文》,2014(05):8.
- [9] 艾丽丝·门罗著,张小意译.快乐影子之舞[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60.

而对天真单纯的孩童来说,动物和人类一样是拥有感受快乐和痛苦能力的生命,是人类的朋友。《男孩女孩》中父亲购买年老或受伤的马来喂养狐狸,把养大的狐狸杀掉剥皮,这恰好是作为孩童的叙事者无法忍受的。她对圈养的狐狸和老马等动物怀有深刻的同情心。她给狐狸取名,喂水,故意放跑即将被宰杀的老马,希望它能逃脱被作为狐狸食物的命运。但她知道,自己无力阻止狐狸和马的死亡,也为自己不能阻止父亲杀死动物而感到羞愧,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之内给予动物足够的关爱。“我早已经非常习惯目睹动物死亡,我知道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但是,我仍然感觉有些羞愧,对爸爸和他的工作有了一种全新的谨慎态度。”^[9]正是在与父亲和弟弟对待动物迥然不同的态度上,叙事者意识到父亲和母亲、自己与弟弟的性别差异,从而真正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反抗。叙事者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正是门罗“恋地情结”和地方意识的具体体现。

3、结语

段义孚的“地方”思想以人之生存为核心,关注地方蕴含的精神与特质,关注人类经验和人类行为,关注地方的社会建构,揭示了一种归返于人的空间理念。^[6]《快乐影子之舞》中所体现出来的小镇的宗教、文化等人文环境,湖泊、森林、河流等自然环境,恰好是段义孚的“地方”思想在小说中的再现。《快乐影子之舞》中门罗对威汉姆化身的故乡小镇强烈的情感联系,体现了门罗对故土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之爱,门罗的地方意识也由此得到具体显现。

基金项目:本文为曲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生态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7QNQ004)的阶段成果。